

SHAONUDEXIAOXIANG

少女的肖像

(俄罗斯)列·涅恰耶夫著
傅石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少女的肖像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 Нецаев
ПОРТРЕТ

本书根据《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5年版译出

少女的肖像

(俄罗斯)列·涅恰耶夫著

傅石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2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375 字数7,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7-5327-1313-X/I·785R

定价: 1.55元

(沪)新登字111号

没有任何喜事，母亲却把一条白头巾包在头上，烤起馅饼来了。她说：馅饼都是在裹好白头巾后烤制的。

任尼亚欣赏着母亲的样子。他并不是在画摆在他桌子上的石膏像，而是在偷偷地画母亲的脸。

今天，她穿着一件作客穿的衣服，外面罩着一条花花绿绿的新围裙。平常，她上牛栏去时穿的是黑色长工作服和胶靴，在家里也常穿这一套衣服，因此看到她穿节日盛装就有点不大习惯。父亲再次戒酒了，如果不算这件事，那就没有任何喜事了。从脸上看，母亲一下子就年轻得使人认不出来了。瞧，她在屋里跑来跑去，多快活啊……

任尼亚凝视着母亲的脸，然后斜眼看看父亲。父亲正坐在炉旁的矮板凳上削鞋后掌。他在为任尼亚参加舞会做准备，干得很卖力。

任尼亚在偷偷地研究他们的脸：他在哪一点上像谁。父亲生着一张瘦削的长脸——任尼亚在这一点上像他。母亲有一双椭圆形的褐色眼睛。任尼亚这一点像她。淡褐色的头发也像她……

母亲的脸色被炉火映红了，因而显得容光焕发。她包上

白头巾显得不难看，甚至很美。哪怕把任尼亚打死，他也不会对母亲说，她长得很美。可是，她的确长得很美，因此任尼亚怎么也无法抑制住一种即将爆发出来的感情，而按照他的严厉性格，他又不许自己说出这一感情。要是让她知道这一点，哪怕是对她耳语一声或用目光暗示一下，她就会变得更加神采飞扬，即使处在丈夫给她造成的痛苦中，她也会感到很幸福，这一点任尼亚是明白的！……

可他不会这样做，他是一个笨拙、忧郁、沉默寡言的人。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甚至憎恨自己这种样子，但是又毫无办法。“为什么会这样？”他边想边在纸上乱画线条。“我自己也感觉得到：心里正涌起一种良好的、很好的、非常美好的感情，可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连想一想都觉得难为情……”

假如可以重新变成小孩，变成一个小孩子……那时，他就会走到她跟前拥抱她。已经很久没有拥抱过母亲了，可不能再这样做啦，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妈妈，”任尼亚终于问道，“你记得那头小牛吗？”

他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知道，对母亲和父亲来说，回忆总是美好的。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出现了一个话题，一个已经谈过许多次、却又始终令人愉快的话题。回忆特别能沟通心灵，任尼亚要的就是这一点。

“毛是棕红棕红的……”母亲回答说。

“嘴脸是白色的，”父亲说着，暂时停下手里的活计。

他的目光渐渐现出幻想的色彩。

他们都在回忆：窗外狂风怒号；炉旁放着一只盛着热水的大桶，里面在融化一只粘满冻泥团的大车轮子；白脑袋的棕红色小牛也在那儿，它躺在一条旧棉被上，正在吮吸一只很大的黑色橡胶奶头。任尼亚和它玩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就搂着小牛，在它身旁睡着了。

“妈妈，有时我真想重新变成小孩……”

他的话感动了母亲，她猛地向他探过身去：眼看就要抱住他了——可是两只手都拿着馅饼，没有空。

“孩子，这是因为你在我们身边当孩子还没有当够，”她说道。“你的心灵跟你的年纪不相符……”

其实，她并不是在责备父亲，而只是在谈论生活中发生的事；但是，父亲却内疚地眨眨眼睛，垂下头去干活。独生子毕竟是由于他酗酒才受苦的……

母亲怜惜地望着任尼亚。任尼亚感到，她明白他为什么谈起小牛和童年时代。童年时代一切都较简单：搂住小牛——就感到幸福，在妈妈身上依偎一会儿——心里就感到轻松。现在呢，心里也充满柔情，可是不知为什么却不可能像童年时代那样让这种柔情渲泄出来……也许，母亲明白这一点，可是她一点忙也帮不上，这才用目光表示歉意。

她把最后一个馅饼放进炉里，然后朝任尼亚俯下身去。

“让我看看你的画……”

任尼亚慌了，用一只手遮住画纸，嘟囔着说，没什么可

看的，这是草稿。

父亲也凑了上来，想好好地看看这张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它能使他摆脱窘境，重新回到和睦的家庭气氛中去。

也好，就让他们看吧。任尼亚把手移开。

“真有你的……”父亲钦佩地说。“孩子他妈，他把你画出来了。”

父亲怯生生地抬头望着母亲。她窘困地奔去看馅饼，虽说此刻根本就用不着奔过去看它们。

“手大概已经画酸了，”她说。“休息一下吧……”

图画画得不错。任尼亚把头一会儿侧向左边，一会儿侧向右边，仔细地审看画面，进行修改。接着，他在父亲身旁蹲下来，看父亲怎么灵巧地把钉子钉进鞋后跟去。每天晚上，父亲都喜欢制作马具和干一点鞋匠的活儿；当儿子夸奖他的活儿时，他就急忙申辩道：“这算得了什么，不过是顺便摆弄摆弄的事，实在是闲得慌……”事实上，这种夸奖正是他最希望听到的。

父亲干得既利索又准确。任尼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他却说：

“眼睛和尺度是一种直觉……”

任尼亚熟悉这句口头禅。听父亲说，这是任尼亚的爷爷爱用的口头禅。爷爷是个木匠，他“按照自己的兴致”替框饰、檐板构思浮雕花纹，雕出太阳、欢乐的小龙、兔子和

马。

“眼睛和尺度就是我们的依据……”

任尼亚叹了口气：爷爷的手艺非常精湛——这一点方圆一带的人都知道；父亲的手艺也很好；任尼亚的手艺又将怎样呢？当然，任尼亚正在向一个真正的画家学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

“小家伙，为什么叹气啊？”父亲问道。“游玩的日子过完了吗？”

父亲指的是夏天已经过去，假期结束了……任尼亚又叹了口气，重新坐到桌旁去画石膏像。这话一直很合他的心意，可今天不知为什么就是画不好。大概是因为任尼亚把心思都放到即将举行的舞会上去了。高年级学生一过完假期就想举行晚会了……

与其说任尼亚在看石膏像，不如说他在看自己的鞋子。父亲用一小块丝绒把它们擦得锃亮，还骄傲地把它们放在房间的正当中。

“你会成为最好的男舞伴！”父亲想开开心玩笑。“只不过在我们这儿，你并不善于接近姑娘……”

任尼亚本想生父亲的气，结果却不由自主地微笑着说：

“最好的男舞伴！……你们是知道的，我不会跳舞。”

他确实不大会跳舞。在学校里举行的晚会上，他置身于同学中间，看别人跳舞，自己却像一根木头，仿佛连走路也不会了。就力量而言，学校里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

一切可进行的运动项目他都会做，可跳舞怎么也学不会。

“一个不善于接近别人的人——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任尼亚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鞋子。

这时，父亲正在穿鞋子。

“你要去哪儿？”母亲惊恐地转身问他。

“哪儿也不去！”父亲愉快地回答，然后啪地一声碰拢两只靴后跟，向母亲伸出一只手。“请允许我邀请你跳一圈华尔兹……”

母亲不知所措地往四下里看了一眼，整了整头巾，又奔到镜子跟前照了照。任尼亚发现她很激动。

“学吧！”父亲对任尼亚说。

华尔兹跳起来了。木屋突然显得又小又窄。看上去似乎他们在跳舞时准要碰到某件东西——炉叉、凳子、床，眼看就要撞到炉子角或桌子角了；但是，父亲轻松而有把握地带着母亲。看到他们移动得那么平稳和准确，任尼亚感到很惊奇。他已经不再担心他们会被撞伤，或会碰到什么东西；他很惊讶地望着这对组合得那么美妙的人，竟然完全没有发觉这华尔兹舞是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默默地进行的。他们一面旋转，一面望着对方的眼睛，脸部表情既开朗又严肃。“他们真是我的好父母……”任尼亚十分赞赏地望着他们。仿佛父亲不曾嗜酒，仿佛母亲不曾伤心，仿佛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不体面和令人苦恼的事，即使发生过，那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一舒畅的气氛、这种对少年时代的回

忆、这种准备作出情感呼应和沉浸于愉快的激情冲动之中的心愿……

他们停下来不动了；父亲鞠了一躬，母亲则涨红脸，显得很幸福，并叫任尼亚过来：

“来，我教你……”

任尼亚站起来，走到母亲跟前，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比母亲高出一个头，长得比她和父亲都高。因此，他突然感到很不自在，好像他不应该长大，结果却长大了，好像他故意长高，好让他们在他身边显得更虚弱和更可怜似的。他转过身去，抓住一只椅子的椅背。

“这就是我的女舞伴，”他把椅子紧紧抱在胸前。“这样我就不会踩到它的脚。”

任尼亚抱着椅子，在父亲发出的“一，二，三……一，二，三……”的口令下旋转着，但是他觉得这华尔兹没跳好。母亲漫不经心地微笑着。她的目光像是在沉思，并且像在幻想。

“现在不时兴跳华尔兹，”她说道，想减轻一点任尼亚的苦恼。

父亲是个老好人，他也赞同地点着头说：

“现在都是在瞎跳……”

听了这些话，任尼亚心里并不感到轻松，反而觉得更沉重。几天前，他不仅不会跳舞，而且连谈华尔兹也不愿意。他会因父亲说他是最好舞伴这句玩笑话而勃然大怒。现在

呢，他竟然发展到了抱着椅子跳舞的境地！

这情况的起因在哪里呢？……

任尼亚明白自己迟早总得回答这个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是怀着恐惧地迟迟不肯回答，就仿佛想躲开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幸亏馅饼已经烤好，该去叫他家的房客——那位画家来吃了……

……任尼亚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身体结实、肩膀很宽的大胡子赫列布尼科夫正躺在沙发床上。他连眼睛也没有睁开，因为根据胆怯的敲门声就知道这是任尼亚。

作品——一幅卷心菜静物写生快要画好了。任尼亚走到画架前，恭恭敬敬地看了看那棵刚刚画好的新鲜的卷心菜。赫列布尼科夫默不作声，但他的沉默却是在问：“怎么样？”

“浓彩法，”任尼亚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用这个词，觉得它不自然，有点陌生，但赫列布尼科夫教他要用正规的术语来表达。

卷心菜画得光溜溜、胖鼓鼓的，很像鼓着肚子的赫列布尼科夫本人。

赫列布尼科夫睁开眼睛，瞟了任尼亚一眼。

“别嗅画。画是不能嗅的。”

任尼亚从画架前退了下来。他喜爱那棵卷心菜。

“画得很好，”他说。

赫列布尼科夫伸出粗壮而难看的手捋捋胡子。他很得意。

任尼亚一直感到很奇怪，赫列布尼科夫怎么能用他那又胖又短的手指把铅笔和画笔驾取得如此灵巧。他的动作看上去既笨拙又随便，实际上却很准确。“手呀——好像真有什么了不起似的！”赫列布尼科夫说。“就拿希什金^①来说吧。他拥有的不是一双手，而是一双熊掌，可画出了多么好的作品啊！”

任尼亚出神地欣赏着画，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永远也画不出这样的卷心菜！”

“别叹气，我的小朋友，”赫列布尼科夫在沙发床上伸着懒腰说。“练熟后，你会画出一大车白菜来的。”

任尼亚感激地看了赫列布尼科夫一眼。啊，但愿快点学会像赫列布尼科夫那样画画！……

“我是来请您去吃黑越橘馅饼的，”任尼亚突然想起来了。

“我闻到香味了，闻到了，”赫列布尼科夫翕动一下鼻子。“走吧。”

……房客入了席，与其说是我们自己吃，倒不如说是请他吃。再说，他也不需要别人劝，他津津有味地大口吞吃着馅饼。母亲和父亲坦诚地欣赏着他吃馅饼的样子，对他们

^① 伊·伊·希什金(1832—1898)，俄国画家。属巡回展览派。擅长石版画与铜版画。

来说，让别人欢乐就是他们真正的享受。父亲容光焕发地说：

“好样的！这我能理解，这才是按我们的规矩啊！我喜欢人家不拘礼节、不讲客套……”

赫列布尼科夫一面大啖馅饼，一面用感谢的目光望着女主人维拉·彼特罗夫娜。

“依我看，”他说，“吃要吃得啧啧有声，喝要喝得咕嘟作响，睡要睡得直打呼噜，笑就要开怀大笑……”

“可是，我们的小任尼亚就不是这样的人，”父亲抱怨道。“性格中倒是有他豁达的一面，但他老是在压制它，压制自己的豁达性格。”

赫列布尼科夫一面把一小块馅饼嚼完，一面闷声闷气地说了起来，还竖起食指，示意大家注意听，虽说大家本来就准备注意听他说。

“全像您，伊万·彼特罗维奇，全像您，正如常言所说的，这事用不着打官司。您就怨自己吧。您是个俄罗斯人——老是在为自己敢于生活和会呼吸而认错，就好像老是在拿别人的东西……”

“您说的全对，全对……”父亲笑着说。

“瞧，您是怎样坐在椅子上的？坐在椅子边上，最边上！……任尼亚也一样。”

“这话也是对的——坐在椅子边上，”父亲同意道，“嗯，可我认错——是因为有错可认……”

“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样……”赫列布尼科夫用低沉的声音威严地说。“您——就算是这样吧，您发现自己的罪过——那就这么说吧，一切正常，有错可认了。可是，任尼亚为什么要压制自己的本性呢？瞧，他连馅饼也不吃。”

赫列布尼科夫是一个真正的画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的意见很中肯，很难反驳他。

他说的一切全是对的；但是任尼亚却产生了一种要反驳他的念头；从漆黑一团的心灵深处正在涌起一种难以捉摸的感情——多半是委屈感，为父亲、为自己、为“豁达的性格”而抱屈；奇怪的是，他觉得这种模糊的委屈感好像比赫列布尼科夫的正确意见更加公允。心胸豁达难道就要具有令人羡慕的胃口吗？难道就要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地坐在圈椅上，总之是舒舒服服地生活吗？……不，当然不是！然而，究竟该是什么呢？

赫列布尼科夫那种局部的、细小的、难以反驳的正确性会令人偏离某种重要的实质。

任尼亚心慌意乱地望着母亲。她好像正在等着他去看她，并回敬了一道温情脉脉的目光，除了从她那儿，任尼亚还没有从任何人那儿遇到过这种目光，这种温情使任尼亚内心感到片刻的轻松，母亲的眼光中有一种无声的理解，它似乎一下子解开了他的全部疑惑。母亲的眼光总是在说：“你很好……”

赫列布尼科夫用手帕把唇髭和胡子擦干净，然后解开

背心上的小钮扣。

“今天你不碰馅饼，”他预言说，“明天就会在姑娘面前
忸怩不安，后天则会怕画卷心菜……”

为了稍稍袒护一下儿子，父亲夸耀说：

“任尼亚今天要去参加舞会！瞧……鞋子已做好了
……”

父亲自傲地望着赫列布尼科夫，像是在说：了解我家的人吧，我们也懂得生活的意义。

任尼亚脸红了，从桌旁跑开。老实忠厚的父亲真叫人受不了！

任尼亚在自己那间用板壁隔出来的小房间里换上一套褐色的新西装，仔细把头发梳到右边去。不系领带而扣上衬衫最上面的钮扣时，他真像个典型的乡下佬，可是把这颗钮扣解开，又显得太随便。最好还是把钮扣解开，任尼亚打定了主意。

就这样去吧。

当他走过父母亲的房间时，父亲和赫列布尼科夫都没作声，母亲则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们在为他送行。那情景就像正在发生一件不寻常的事似的。

任尼亚走到门口，停下来。不知有什么事不让他离开。他转身回来，寻找着绒布，虽说鞋子已擦得非常亮了。接着，他走到过道屋里，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最后，他又朝房间里看了一眼，用征询的口气说：

“妈妈，我好走了吗？”

母亲朝他点了点头，拥抱了他。

现在好走了。

任尼亚好像是心情轻松地走出了家门。可是在去学校（那儿的舞会大概已进入高潮）的路上，他突然感到烦闷起来，陷入一种无缘无故的忧郁之中。快走到窗户已在暮色中闪亮的学校跟前时，他来了个急转弯，朝野外走去，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我没有打领带，问题就在这儿，”他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大家都打领带，只有我一个人像个丑八怪。”

他找到了一种似乎是正确的解释；但是，从前他去参加晚会（尽管不是去跳舞，但毕竟是参加晚会）也没有打领带，却并不认为有什么关系……

他又一次感到必须向自己承认，不久以前自己心里产生了一种至今仍捉摸不透、既令人不安又令人高兴的感情。可是他仍旧不知为什么不许自己去倾听这一模糊不清而又摆脱不掉的新感情，仍在回避它，抑制它，想逃到野外去，逃到夜幕中去。他是在逃避自我；难道自我是逃避得了的吗？

有一种东西在慢慢地、轻轻地刺激他的心灵，想反抗是不可能的。

前方暮色中闪现出一条河。任尼亚穿过一个灌木丛，在河边停下来。西边的河面平滑而寒冷，像用钢铸成的，近

岸处的水面镶上了一道渐渐变深的玫瑰色条纹。远处有一座黑糊糊的森林，它像一道清晰的线条显现在明亮的高空上。

柳丛的枝条纹丝不动，像在谛听某种只有它们才听得到的声响；青草也被某种不可知的因素迷住，凝然不动；没有任何东西在破坏这一静止状态，只有河水偶然在脚下拍溅一下，——拍溅一下后，立刻就静下来了，因为它生怕会用这偶然发出的声音破坏掉周围的一切在寂静中所领悟到的脆弱而奇妙的感受。

暮色渐浓；河弯旁的玫瑰色条纹消失了；深水段的平滑河面上的亮光暗淡了；两岸变得更加昏暗。

任尼亚回头看了小镇一眼。家家户户的窗子都亮着灯光，学校里却只有体育馆的窗子亮着，那儿正在举行舞会。任尼亚此刻最希望自己能呆在那儿，但他还是没有去跳舞，而是继续朝漆黑的野外走去。

“让伊戈尔跳舞吧。他长得又高大又漂亮。他已经开始蓄唇髭了。光是领带，他就有十来条。袜子有三十双……任何一个小姑娘同他跳舞都要比同我跳舞高兴一百倍。”

黑暗中很适宜于思考。任尼亚在野外绕着小镇缓缓而行，边走边回忆着伊戈尔吹嘘自己在姑娘们身上获得的成功。不久前，任尼亚并不把他议论姑娘们的废话放在心上；现在不知为什么却关心起来了，从此任尼亚就不再接近伊戈尔了。伊戈尔说的一切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也是令人